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

候官　林喬蔭　學

宗法

宗法之立以聯族屬重本始明適庶辨尊卑自漢迄今諸儒之論釋詳矣然皆未明於所以爲大小之義故其說愈多而其旨愈晦以致廟制喪服俱淆惑而不可解案大傳喪服小記皆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夫祖者對孫之稱雖自祖以上皆稱祖自孫以下皆稱孫而其初以三世則是宗之統起於祖宗之名成於孫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旣起於祖而成於孫則所謂繼別是別子之孫

非別子之子經何不云繼祖爲宗乃云繼別者以別子之爲祖自三世始以至五世而又至百世若云繼祖是直限以三世矣惟不限以三世則以繼祖始者旋而繼高祖且旋而繼太祖所繼之世數殊而統謂之宗則亦統謂之繼別而已然宗雖成於別子之孫而別子之子其視別子猶禰也諸子不得祭其禰惟適子得祭其禰則繼別之第一世方爲繼禰統諸弟以祭其禰是爲小宗而自第一世以下凡爲適子得祭其禰者皆爲繼禰亦卽皆爲小宗卽禮之所謂爲父後者也其謂之小者以宗之統起於祖成於孫此所統者祇同父之昆弟所統者小故曰繼禰者爲小

宗既惟繼禰爲小宗則自繼禰而外繼祖者卽是大宗不得復謂之小宗矣諸儒以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以五世而遷者爲小宗夫五世之宗統高祖以下至於元孫之親不爲小矣況經之明文只云繼禰者爲小宗固未嘗云繼高祖者爲小宗亦只云繼別爲宗未嘗云繼別子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也

立宗之義本以合族故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而儀禮喪服傳亦云大宗收族者也蓋族者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何以明之一人之身無所謂族然同父之子有昆弟是卽父之一族矣由是而父之父爲

祖子之子爲孫則有三族故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
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三族者父子孫也别者别子
也門子者别子之適子適孫也夫典禮之官以宗名而所
掌者三族之别以宗法成於此也更進而自祖以上至於
高祖自孫以下至於元孫是爲九族小記所謂親親以三
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者也親親之道盡
於九族故爾雅釋親於母妻曰黨於內親曰族而高祖之
子於巳之曾祖爲昆弟者謂之族曾祖王父高祖之孫於
巳之祖爲從昆弟者謂之族祖王父高祖之曾孫於巳之
父爲再從昆弟者謂之族父高祖之元孫於巳爲三從昆

弟者謂之族昆弟是內親雖統稱爲族而族曾王父以及族昆弟之名惟施於高祖以下至元孫之親蓋至是而族大備外此則不謂之族而謂之同姓矣夫自高祖以下至於元孫服窮於四族通乎九而宗遞乎五其致一也然族於是而大備宗亦於是而大成乃尙謂之小宗其亦昧於收族之義矣

宗法成於三世終於五世則當其三世繼祖卽已爲宗故儀禮喪服傳特於世父母叔父母條下發之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

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明宗法之所由立因乎昆弟之子各私其父則立宗以統之昆弟之子一世昆弟之身一世昆弟之父一世是宗之以三世成而宗子之爲繼祖者審矣然繼祖卽已爲宗而大傳之文何以不言繼祖乃曰宗其繼高祖者蓋宗法之立以親親也親親之道縱之必極於五世横之必極於九族故繼禰者一世之適統一族者也繼祖者二世之適統三族者也繼高祖者四世之適統九族者也以二世之適視一世之適則二世之適爲尊以四世之適視二世之適則四世之適爲尤尊以三族視一族則三族爲大

以九族親三族則九族為尤大而九族之外所謂親同姓者又有百世不遷之宗統之是大之中又有大尊之中又更尊也然經皆不云大宗但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而所言大宗則皆指繼祖者以其對繼禰之為小宗也是以立宗之法具於大傳小記皆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而宗伯之職亦但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也

繼禰者為小宗經有明文則小宗只一繼禰者而已乃先儒皆云小宗有四有繼禰者有繼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高祖者於是乎有一人而兼四宗有一身而事四宗者然則小宗之所繼非一經何以只言繼禰則為之說曰四宗

之初皆從繼禰爲始故據其初以繼禰言之然百世不遷之宗先儒之所謂大宗者亦何嘗不自繼禰始乎且儀禮喪服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夫昆弟之爲父後者正所謂繼禰之適爲小宗者也若以爲小宗有四則歸宗者何必定於昆弟之爲父後且婦人之歸宗者不必定其爲庶子之女子子也苟別子之女子子而歸宗者將歸大宗乎抑舍其本親之大宗而歸他族之小宗乎是則小宗云者無論其爲別子之後庶子之後凡繼禰者皆是故歸宗者皆歸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也曰小宗者

別其非繼祖之大宗也注以爲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旣迂曲而難通而敖氏則曰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於大家之宗是亦知其不可通於繼別者而不得不遷就以成其說矣

凡經之言小宗皆指繼禰言大宗皆指繼祖何以明之案儀禮喪服爲人後傳云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盖大宗者適子之適子所謂繼祖者也小宗者庶子之適子所謂繼禰者也適子之適

子無子而庶子之適子有二子則以次子嗣適子之適子以繼其繼祖之緒而不絕是爲後大宗而此次子者視其本生之父固所謂繼禰之小宗也今降而服期是降其小宗也且此適子之適子其歿也父在則爲之服斬衰三年祖在則爲之服齊衰期凡以傳重故也則爲之後者乃所以持重故不可以絕然爲後惟支子適子不爲後者以其父爲繼禰之小宗而其身則亦爲繼祖之大宗若無子則亦當有爲後之人使出爲人後是一大宗有後一大宗無後故不可也先儒皆以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五世而遷者爲小宗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是使繼高祖之宗正適相

承至於四世一旦無子任其斬絶則先王制禮所以重正適者爲何而父爲長子斬祖爲適孫期者皆無謂而爲之重服矣

繼祖之宗不可絶則自祖以上由五世以至百世之宗皆不可絶可知所可絶者惟繼禰之小宗而已然亦必其禰爲庶子則繼禰者雖適子可以無後若其禰爲適子則其禰已繼禰矣此人之身卽爲繼祖非止繼禰葢兩適相承卽爲大宗也惟其禰爲庶子則繼禰者雖以一世之適爲小宗而其没也父不爲之服三年以其不繼祖不繼祖則無重之可傳故無子而不爲之立後但祔食於祖而祭於

宗子之家使不餒而爲厲然所以必祔於祖者則以此無後之人與祖之昭穆同而宗子即繼祖爲大宗者其家固有祖廟也如先儒之說是繼高祖之宗無不可絕不絕者惟百世不遷之宗則傳世既久將無後之鬼祔食於宗子之家者殆不可勝算而其身爲繼祖者其生也統九族之人宗之死則聽其無後九族之人漠不相關使其亡魂反依於疎遠同姓之宗以求食不大可哀也乎夫禮緣情制者也經文本明乃後之論者必欲屈經以從先儒之注使先王之世多無後之鬼抑獨何歟

經之言大宗皆與小宗相對小宗是繼禰則大宗爲繼祖

其只言宗或稱宗子而不分別其大小者則亦直指繼禰之大宗言之葢繼禰云者自夫昆弟之子視之之詞也是以儀禮喪服傳於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與世叔父母爲昆弟之子期條下特發所以立宗之義以宗者由繼禰而名禰之身初止一人耳一人而生二子則分而爲昆弟然昆弟實出於一人故曰昆弟一體也又曰昆弟之義無分其所以有分者由於昆弟之子各私其父故有東西南北之宮以居然居雖異而財則同是雖分猶不分也夫既同財則必有一人爲之主於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者以適長一人禰之所謂適孫統其同輩而爲之主同輩之

人因其是繼祖之適而尊之爲大宗大宗者主其財而收其族者也主其財故其族之中不敢以有餘自私而必歸之於宗收其族故亦不得坐視其族之中有不足而必資之是宗法之立因昆弟之子勢必有分而使之合亦因昆弟之子情各有私而通以公也夫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其服本大功也今既尊之爲宗子則不可以大功之服服之葢大功服降者也故特爲之齊衰三月至親以期斷至尊以齊衰爲隆宗子親固不若昆弟而尊以繼祖則殺其月數而重其服制與所以服曾祖者同是以喪服特於齊衰期之下大功九月之前列此爲尊者之服也惟其

以繼祖之尊於大功之親有同財之義是以內則言奉宗之禮云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葢緣昆弟本是一體無分之義今既因昆弟之子不得不分而於分之中仍寓其合則衣服裘衾車馬之必獻其上卽同財之意而先言宗子之家又言舍於外又言宗子之門亦正以明其爲異居者如先儒說必百世不遷者始爲大宗始稱宗子則是九族之外所謂同姓者耳世數既遠情分亦闊欲使其歸有餘資不足獻器物

之上者無怪乎後世之莫能行也

喪服繼父同居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鄭注曰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此說最確蓋大功之親從父昆弟也子有從父昆弟則必有其適長之一人爲繼祖之大宗族人歸其有餘資其不足雖夫死妻穉子幼可以不嫁即嫁亦子可不從所適者有從父昆弟則亦有其適長之一人爲宗子安所得私貨財者惜乎鄭氏明此而不能因此以知繼祖者之即是大宗而堯峯汪氏反執宗法以駁喪服傳嘵嘵辨說是直耳食不求甚解妄肆詆誹

而已吾故謂汪氏能文之士於經術實甚疎也

宗法起於別子別子者春官小宗伯所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者也葢國君體尊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因於其族之中擇其最親者莫如先君之次適嗣君之母弟使爲別子以統先君之諸子謂之別子者以其別於疎屬亦別於支庶也夫公子不得禰先君禮也而此別子旣使之統先君之諸子則不得不以先君臨之是不得禰先君者公子所同而得禰先君者別子所獨此又所以爲別之義也夫別子旣獨禰其先君是先君者別子之禰然不敢質言之曰禰惟曰別子之所自出云爾以避君也而別子旣得祀

其所自出則繼別者亦卽繼別子之所自出矣試以周事明之武王爲天子以其母弟周公爲別子使之立文王之廟以統文王之子孫故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公哭於周廟傳曰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夫周廟非周公之廟而所統者同姓大於周公之廟則其爲文王之廟審矣然不曰文王廟而曰周廟者以言文王廟則疑於王禮曰周廟則但以爲周王所命立之廟猶不禰先君而但云所自出之意也據魯而言曰周廟以別於周公之廟據禮而言則曰宗廟以

別於祖廟祖廟卽別子爲祖之廟宗廟卽別子所自出之廟祖廟所統者同宗卽繼別爲宗之義所自出曰宗廟則宗其繼別子所自出者之義也周公旣爲別子又得祀其所自出周公之後斯爲繼別子所自出之宗故春秋以魯爲宗國左傳公山不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子貢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國語冉之僑曰宗國旣卑皆是專指魯國而言至戰國時滕尙以此見稱也鄭之始封爲厲王之子宣王母弟與周公同故左傳有鄭祖厲王之語又於鄭亦見周廟之文鄭之周廟爲厲王廟亦別子所自出之廟也但別子得祀其所自出者一君之世只有一人以其統先

君之諸子若先君之諸子皆有爵命爲封君則皆爲別子而各自爲祖於後世然不得祀其先君以先君之族已有所統也是以魯爲宗國有周廟而曹衛滕蔡等凡文王之昭各爲太祖於其國而不祀所自出之文王則亦無所自出之周廟既無周廟卽以其祖廟爲宗廟以繼祖者自祖以下亦皆宗之也是以大傳言百世之宗既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分析言之明同是別子同是百世不遷之宗而但爲祖於其後世者則繼別但繼別子其得祀先君以統先君之族者則繼別乃繼別子所自出者也諸侯如此大夫亦

然魯之孟孫叔孫季孫同出桓公所謂三桓也季友爲莊
公母弟得祀桓公爲所自出以統桓族故左傳季氏獨稱
宗卿而孟孫叔孫雖亦爲大夫之太祖而不得祀所自出
何則公子不得禰先公也其得祀所自出者亦以君命立
先公之廟謂之公廟猶魯鄭周廟之例而郊特牲乃云公
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者蓋是時三家並祀桓
公各禰其禰各祖其祖羣然並立則本公廟而不以君命
自設於私家亂宗法矣故爲非禮先儒不知此義概以爲
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不雅於左傳所云鄭
祖厲王及周廟之說不可解且喪服小記有云諸侯不得

祔於天子大夫士不得祔於諸侯使侯國本無天子之廟大夫家本無諸侯之廟則人雖僭悖决無有舍其國其家所自有之廟公然奉其主以入於天子諸侯之廟者記之所言不已贅乎惟别子之爲諸侯大夫者得祀其所自出而有所自出者之廟則侯國而有周廟大夫家而有公廟疑似之間不容不辨以爲後世得而祀之不得而祔之也審乎此而周道之所以親親尊尊賢賢貴貴者卽一立宗之法無弗備矣非聖人烏能及此

立宗之義由禰而推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此明繼祖之宗不可絕而由祖推之以至於始祖之所自出大傳小記兩言宗法亦皆先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啓其端而大傳則又明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是宗法由禘而推而所自出者立宗之要義也蓋人之生莫不有所本禰者身之所自出祖者禰之所自出人豈有昧其所自出者哉特限於分而有不敢祖者矣有不敢禰者矣然天下必無無祖無禰之人也無無祖無禰之人顧限之使不得祭其祖與禰其情不可慼乎於是王者因己之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念夫人莫不有所自出也乃立爲宗法以通之其不得祭者皆有所宗以祭而於宗之中別以尊卑尊者得繼其祖之所自出而統乎上卑者得繼其祖而統乎下卑者依乎尊者以祭則不唯人人得祭其祖且人人得祭其祖之所自出矣而要皆自禘而推自祖而及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此先王制禮通德類情之至也自鄭康成誤混禘郊爲一以所自出爲感生帝故於別子所自出之文不知所解孔疏則曰自由也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夫旣別子由此君而出則所自出卽國君也呂氏大臨亦云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

友乃桓公之别子所自出卽桓公惜乎俱不能詳核而引伸之以明證夫繼别子所自出者之所以然而但爲此偶中之說而陳氏祥道乃謂繼别者别子繼别子之所自出者卽别子則於詞理殊不可通朱子遂斷以之所自出四字爲衍文而直删之果爾則經云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立宗之義已明何必復曰宗其繼别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將之所自出四字既衍而其上文二語亦贅設矣惟别子之後有只繼别子者有並繼别子所自出者同是百世不遷之宗而所繼者不同故經文特别白言之也然孔吕二說旣知所自出卽國君而不能詳言其所以者祇因經

有公子不敢禰先君諸侯不敢祖天子之語以此而致生娖端且祭及其所自出又類於僭王者之禘不知魯與鄭皆有周廟魯與晉皆有禘祭明著於左氏之傳且所自出之廟以君命立之則亦以君命祭之孔子匹夫而用天子之禮樂其子孫不以爲僻舉世不以爲僭君命故也何疑於別子之所自出哉

大傳言宗法自別子爲祖至敬宗尊祖之義也立宗之正旨已明下文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一段何哉葢宗法原爲公子不敢禰先君公孫不敢祖諸侯而起故於先君之子今君昆弟中以今君之母弟一人爲別子統先君之

羣子而爲祖於其後世然上文止言別子爲祖未言羣公子之所以宗之者且羣公子所處又各不同故備陳之以盡立宗之義焉夫先君之子今君昆弟無分適庶固皆謂之公子也先君既沒今君嗣位如有母弟固立爲別子以統羣公子是羣公子不得禰先君而此獨得禰之故稱別子自羣公子視別子爲繼禰之小宗然此止統其昆弟而不統先君之昆弟以先君之昆弟自有先君之母弟爲別子統之也先君之母弟爲別子者其身亦止是繼禰而自今君之昆弟輩視之則繼祖爲大宗矣故就羣公子之身言之其或今君有母弟而先君無母弟是爲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其或先君有母弟而今君無母弟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又或先君與今君兩世皆無母弟是爲大小宗皆無而已身不爲別子則亦無人宗之乃所謂無宗亦莫之宗者夫或無大宗或無小宗而既有其一則卽其所有者爲宗公子之族猶不至散而無統惟兩世皆無母弟則兩世之族俱無所統會是族而可以無統乎然而公子雖無宗而固自有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之公卽今君也今君以此羣公子繼禰繼祖之無人則上而求諸繼高祖者旁而推諸九族之內其有身爲大夫士之適者卽使此羣公子之庶者宗之既以庶宗適則亦有所統而不散是無宗仍

同有宗故曰公子之宗道也夫上求諸繼高祖而旁及於九族之人此其人不唯非公子亦並非公孫固不得以公子公孫名直據其爵稱之爲士大夫而公子之身近之無繼禰繼祖可宗之公子公孫而遠宗於九族中之適大夫適士則亦不得以公子之親貴自異而從於士大夫之宗法故亦據其身之爲士大夫者稱之明其雖公族而實與士大夫之族同所以經文不曰爲其公子之庶者宗其公子之適者也然則所舉公子有三等之異正以申前文所未盡而公子有宗道一節又專爲無宗者釋之以見宗法之通其變而仍不失其常乃鄭氏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君

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自後諸儒並同其說莫有異者然據所謂公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爲之宗是即前文別子之義且經文明言繼禰者爲小宗繼禰卽適子爲父後者兩世之適方爲大宗此只一世之適何得遽爲大宗且舊說俱謂大宗必百世不遷卽繼高祖尙是小宗此又以一世之適遽稱大宗不自相矛盾乎卽曰如之而已謂所以事之之禮若大宗小宗然然經文固明言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未嘗曰有無其如大小宗者也況據其說無宗亦

莫之宗者是竟無所繫屬矣又何以云公子有宗道乎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三句究作何解如其說是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然公子既有三等何獨解此一等乎王公子之公指君而言注疏爲是而晉曹述初乃云謂君之庶弟受命爲宗者夫受命爲宗者只稱別子安得遽稱爲公秦氏通考反取其說不可解也

周禮王子及公卿大夫所封采地謂之都鄙又謂之都邑又謂之都家諸侯之制同先儒所釋但云其界曰都所居曰鄙其所以異稱之處亦但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之

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親王子母弟與公同次疏者與卿同次更疏者與大夫同惟左氏莊二十八年築郿傳云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於都邑之辨最爲明晰而說左傳者又不能詳指乎邑所以有先君廟之故故朱子於孟子所云王之爲都者注云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而語類則又曰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蓋以古之王者嘗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晉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意疑平陸非齊之舊都不得有齊先君之廟故不復從左傳而

更從周禮顧麟士附會之遂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証此處不然何得齊君廟遂有五處李兆恒復申之謂若專以都爲先君之廟不但齊君之廟未必有五處亦不應孟子所知之五人皆有先君之廟之大夫是皆以語類爲是而章句爲非不知周禮之所謂都亦卽都邑之都與左傳本無異義安得區而別之强爲區別直由左氏之義有未明耳葢禮有別子一君嗣立卽以其母弟爲別子使統先君之羣子此別子旣統先君之羣子則得立先君之祀爲所自出故大傳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所立先君之廟卽在別子

所封之地魯以周公爲文王別子鄭以桓公爲厲王別子故二國皆有周廟晉以唐叔爲武王別子故魯與晉亦皆有禘祀晉之曲沃有先君廟亦是桓叔爲別子時所立耳春秋諸國皆封自周初後封者惟鄭自成康以下一王繼世以其母弟爲別子統先王之族者葢皆在王畿之內如樊侯單伯劉子之類卽周禮所謂大都小都之地其非別子統先君之族則不得立先君之廟而其所封之采地卽亦止謂之家邑不得謂之爲都故魯之季氏爲桓公之別子統桓族當時初封於費卽於費立先君之廟則季氏之費都也孟孫之成叔孫之郈皆家邑也其後孟孫叔孫各

立桓公之廟於其家邑則亦以其有先君廟遂與費同稱都故定公十二年子路請墮三都也惟其有先君之廟爲繼別子所自出之宗子所居故都城亦稱宗邑而其他由支庶起家爲卿大夫者所封采地則但謂之家邑而自立其始封之人爲祖廟祭法所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明置都所設之廟爲別子所自出之廟立邑所設之廟則祗別子爲祖之廟而周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是一只祭及其祖之爲別子者一更祭及別子之所自出也至於都之大小則左傳祭仲固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

五之一小九之一其城之高五雉見於匠人廣不過百雉見於禮記明其制與家邑異共叔段是莊公母弟故祭仲以都制言之所以書城亦與書築不同于路之欲墮三都則又因其僭亂之後其崇廣更逾於五雉百雉爾然則周禮與左傳之所謂都豈有二義哉齊自建國至宣王之世所為繼別子所自出之宗子正不知凡幾則其所居之邑有先君廟而稱都者亦復不知凡幾乃謂齊先君廟不應有五處孟子所知五人亦不應皆有先君廟之大夫眞所謂陋儒之識也漢書高祖本紀十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班固本紀贊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應劭曰先人

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祀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范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後惠帝又卽沛宮爲高祖原廟自是凡諸帝行所嘗幸郡國皆立廟至元帝時祖宗之廟遂有百餘所之多說者皆謂西漢顯祀壞禮自高祖始愚案高祖雖承秦滅禮之後而其時去古究爲未遠叔孫通縣蕝之儀亦皆有所依傍此豈憑臆妄爲者必其耳目所及有見前代天子諸侯自國都以七廟五廟之外廟之立於都邑者所在多有不解其故疑以先人所君之處皆當有之猶朱子所云嘗爲都處便自有前代廟之意故旣立秦晉梁荊之巫又徧祀於郡國而不知前代都邑所以有先君之廟者乃別子所自出之廟其地爲繼別子所自出之宗子居之卽有別子所自出之先君廟也惜乎叔孫制禮旣未能詳究於前而後之議罷毀者如貢禹匡衡輩亦但知顯祀之非而不能推求所以之故使其知之則但曰宗法立則廟是宗廟郡國之王侯如係繼別子所自出之宗固未嘗不可立所自出之帝廟今漢旣廢宗法則廟只是祖廟只宜於京師立之其在郡國者皆無謂矣

三代之時有姓有氏同姓之親有宗有族葢姓以别昏姻宗以聯親屬是姓主分而宗主合也姓以統親疏宗以區支派是姓又主合而宗主分也要之姓以經乎氏族宗以緯乎氏族古人立法之意如此後世既無宗亦無姓雖存氏族而已而氏族之原復無所考於是分乎其所不必分合乎其所不必合卽氏族亦淆夫姓者生也左傳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葢皆出於上古帝王之所命國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已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别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

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惟靑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
爲姬姓據此所說是一父所生兄弟有不同姓者且二十
五人而得姓者只十四人則其十一人有無姓者其故何
哉先儒之說但謂古今不同質文代革直以事屬遠古未
暇深論竊謂此卽封建所由始亦卽周禮宗法之所因也
案漢書地理志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
里之國萬區雖當時實有萬國與否不可考而畫野爲國
足知封建之始於是蓋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擇其有德足
以爲君者十四人封之國而建爲侯所謂天子建德者也
此十四人卽各爲太祖於其國故賜之以姓內同德者二

故爲十二姓此別子爲祖之所由來也其餘不得封而有國者則各使爲卿大夫食其采地亦各得爲太祖於其家此不賜姓但以氏別之卽左傳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者爲祖於其國者百世不遷爲祖於其家者亦百世不遷故統稱之爲二十五宗然有國者是別子爲祖有家者亦是別子爲祖是卽周禮魯衛曹滕爲諸侯分封於外而毛聃單祭爲卿士食邑於內之義也但有周之世賜姓爲諸侯者僅一陳胡公滿賜爲嬀姓耳此外並無賜姓之事是周法建德而不賜姓因之中而少異焉黃帝之時受封者皆賜姓則諸侯自各以其姓繫名周分封而不賜姓則諸侯

亦以國爲氏而不稱姓是以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衞太子之稱鄭勝晉午無不以國繫名國即胙土所命之氏也計惟陳侯乃得以姓繫名稱嬀某不稱陳某耳周天子既不賜姓以諸侯之尊猶以國爲氏故有周一代男子無稱姓者皆以氏行惟女子稱姓以周道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故不得不用此爲別所以女子在室則以序冠姓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於國君則以國冠姓江芉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以大夫之氏冠姓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其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與氏驪姬梁

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則以諡冠姓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姓既以別昏姻周道復嚴之於百世則恐其多而易淆所以有周一代不復賜姓直因其前古所有之姓而已故春秋之初存國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鄋瞞所見者姬姜子姒風祁嬀姞任嬴己偃䢼曹芊熊曼歸隗允漆僅二十有一取其簡而易別也周天子之子弟封爲諸侯者因以國爲氏其未封在朝爲卿大夫者亦皆以其所食之采地爲氏如召毛凡祭劉單蘇原甘尹簡鞏之類則亦胙土命氏之義也諸侯之子弟不必皆有胙土

則所以命氏者亦不必皆以采地故左傳云諸侯以字爲
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以官爲族
如籍氏士氏樂正中行之類以邑爲族如鮑晏欒范咸邱
東野之類皆以其世於是者稱之若非世官世邑則皆以
字所謂以字爲謚因以爲族也據杜預注謂賜族之法或用先人之字
或用先人所爲之謚是字謚分爲兩類如此則傳當直云
以字以謚或云以字與謚今乃曰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因
以者上有所承之詞明是既以字爲謚因卽以字爲族也
案檀弓有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幼名卽
內則所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冠字卽冠禮賓北面字之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所當者五十以伯仲則去其某甫之某字直以伯仲叔季爲稱所以然者以古者五十始爵尊貴而寵異之實則周之爲大夫者不必年皆五十則既爵爲大夫卽未五十亦以伯仲猶既冠而字卽年未二十但已冠卽稱字也然則字有二等有加冠之字有受爵之字而死後之謚亦有二等一則以謚法之字加於伯仲叔季之字如魯公子慶父字仲謚共稱共仲公子牙字叔謚僖稱僖叔公子友字季謚成稱成季此加謚於字非以字爲謚也一則哀公之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誄者述其行以爲謚也哀公之誄孔子卽是爲孔子作謚而其辭稱尼

父故先儒皆謂因字以爲謚所以子思作中庸子貢對公孫朝叔孫武叔皆不以爲嫌得直呼其祖與師之字而儀禮少牢饋食之祝詞曰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鄭氏注亦云伯某祖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是不取伯仲之字以配謚法而即用冠時之字爲謚乃所謂以字爲謚者也以春秋考之隱桓之世於魯見臧僖伯哀伯於晉見曲沃桓伯欒共叔於齊見夷仲其加謚於字者此寥寥數人耳其他皆以字稱如魯公子益師曰衆父公子翬曰羽父宋大司馬嘉曰孔孔父太宰督曰華父鄭伯之弟語曰子人而孔父之後以孔爲氏華父之後以華爲氏子人之後即氏子人

足知當時卽以其冠時之字爲諡故其子孫卽因之以爲氏今無駭請諡與族而衆仲首舉此以告而公卽命其以冠時所字之展爲氏正合以字爲諡因以爲族之例若如杜說展氏是以字爲氏别有以諡爲氏者則春秋自隱桓以降列國之大夫得諡如魯之共仲僖叔成季者多矣然共仲之後爲仲氏僖叔之後爲叔氏成季之後爲季氏亦是以字爲氏不以諡爲字推之他族他國亦皆無以諡者此劉炫所由規杜預之過謂以諡爲族全無一人也乃孔穎達疏主杜說謂有以諡爲族者引衛之齊惡宋之戴惡爲證考左氏閔二年傳衛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

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齊子卽齊惡之先故
昭二十年齊豹之亂傳中稱齊氏亦稱齊子氏所謂齊子
者安知其非名字如宣公烝夷姜所生曰急子娶宣姜所
生曰壽子之類而必謂之爲謚不足信也若戴惡之族至
孟子時尙有戴不勝戴盈之然考戴本國名隱十年宋人
衛人蔡人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其地在今歸德府
考城縣蓋近於宋安知其後非宋屬邑而惡卽以邑爲氏
者卽曰宋之先有戴公其子孫稱戴族莊十二年傳蕭叔
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伐南宮萬成十五年傳二華戴
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惡爲戴公之子孫故稱

戴惡猶向魋爲桓公之子孫稱桓魋然此是先君之諡舉之以辨其爲先君之裔非即以此賜之爲氏如以諡者得以先君之諡爲氏豈以字者亦得以先君之字爲氏乎且桓魋雖稱桓而其氏故曰向所以左氏傳或稱桓魋或稱桓氏或稱桓司馬而其經文所書則仍曰向魋一則曰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再則曰宋向魋自曹出奔衛以名系氏以氏系國明其在人之稱謂雖可通融而史書紀事必從其實不得沒其命氏之本今戴惡亦僅見於傳不見於經正與魋之稱桓同若經中書法恐必不爾或氏華或氏樂要當從其命氏之實論孟均非國史正文稱桓稱戴固無

不可不得執此遂謂卿大夫得用其先君之謚為氏也然卿大夫既不以先君之謚命氏而人乃得舉先君之謚以稱如桓魋之類者其故何哉考昭三年傳叔向之語晏嬰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以十一族而共為一宗是宗者所以統乎族也羊舌氏為十一族之一則知族各有氏是氏者所以別乎族也宗法始於第一世之別子而成於第三世別子之孫禮之所謂大宗是已氏族亦始於第一世之別子而成於第三世別子之孫公羊之所謂孫以王父字為氏是已夫第一世天子之子稱王子諸侯之子稱公子此卽禮之所謂別子為祖於其後者第二世

王子之子稱王孫公子之子稱公孫王孫公孫之輩於其中以最長之一人統其同父之昆弟是爲繼禰之小宗第三世王孫公孫之子乃別子之孫亦於其中以最長之一人統其同祖之昆弟是爲大宗此王孫公孫之子旣不得復稱王孫公孫則必有氏以別於是因其所尊之大宗是繼祖者而大宗之所統是同祖之人則卽以其祖之字及官邑爲氏亦卽以爲族自第三世傳至百世其別子之爲祖者不遷卽其以別子之字及官邑爲氏族者亦不易是以別子之後子孫雖極繁多而一擧其氏與族卽莫不知其爲某別子之後但第三世始以別子之字爲氏而第一

世別子之身稱王子公子第二世別子之子稱王孫公孫皆非氏也無氏亦無以爲族統而言之但曰王族公族而已而支派不可以無所別則舉先君之謚以別之如均之王子王孫以謚稱之謂是某王之族均之公子公孫以謚稱之謂是某公之族故富辰之語襄王有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此指王子之建國胙土者言管蔡等即其以國土爲氏文昭武穆則用先王之謚以別其支派也若公子之爲卿大夫者則魯之三家既以同出於桓公稱三桓而鄭之罕氏良氏駟氏國氏游氏豐氏印氏亦以同出於穆公稱七

穆齊之欒氏高氏亦以同出於惠公稱二惠皆是舉先公之諡以表其族然三桓之第一世曰慶父曰牙曰友經皆書爲公子第二世慶父之子敖牙之子茲經亦書爲公孫至第三世始以慶父牙友之字爲氏曰仲孫曰叔孫曰季孫也七穆之第一世若去疾若喜若騑若偃等經亦皆書公子第二世去疾之子輒喜之子舍之騑之子夏偃之子蠆經亦猶書公孫至第三世輒之子𠫵始以其祖去疾之字子良爲良氏乃稱良霄舍之之子虎始以其祖喜之字子罕爲罕氏乃稱罕虎夏之子帶始以其祖騑之字子駟爲駟氏乃稱駟帶蠆之子販吉始以其祖偃之字子游爲

游氏乃稱游販游吉以及子國之為國氏子豐之為豐氏子印之為印氏亦必皆在其第三世公孫僑公孫蠆公孫黑肱之子之輩乃見稱焉齊之二惠亦然欒施高彊始以欒高為氏其父之身曰子雅子尾經俱書為公孫竈公孫蠆未即氏欒高也然則氏族之稱有二僖七年傳鄭太子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襄十年傳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與夫定四年傳祝鮀所云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據別子之第三世所用別子之字與其官邑為氏以辨

別子之族者稱之則知爲某別子之支派乃氏族之正也文八年傳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十八年傳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宋公使戴桓莊之族攻武氏宣四年傳鄭襄公將去穆氏成十五年傳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又曰懼桓氏之無後於宋也定九年傳宋子明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哀二十六年傳宋戴氏此因別子爲先公之子人欲知別子之所自出因舉先公之謚以表其族而知其爲某公之支派傳遂卽所以表族者爲氏乃從夫人之稱之之詞也夫人之稱之得溯別子所自出爲詞而別子之後以別子爲祖不敢以別子之所自出爲祖

則亦不敢以别子所自出先公之謚爲氏可知矣然氏族之立依乎宗法而宗法亦有二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而遷之宗盖别子之身爲卿大夫則其後奉之爲百世不遷之太祖卽其第三世别子之孫所用别子之字與其官邑爲氏者亦傳之百世而不易故如魯之三家宋之華向之類自其孫以祖之字爲氏後世世世因之未有更變但别子之孫以下俱以祖字爲氏而其世世適相承得統乎支庶而爲歷世之大宗者則或於祖字之下特加一孫字以爲别故魯之三家其世適稱仲孫叔孫季孫旁支則只用一字孟子爲孟孫之族但以孟爲氏而臧孫之族臧爲臧賈

臧倉等俱不稱孫亦其例也若別子之子孫身屬支庶而有功德崛起為卿大夫則又依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之例復以崛起為卿大夫者為太祖而其孫亦即以此崛起者之字與官邑為氏桓二年及哀十四年傳所謂大夫有貳宗者是也言大夫之家既以別子為太祖則別子之後世適相承是為正宗而此崛起者復為太祖於其後世而其第三世以下又皆易而從崛起者之字為氏是所以副貳乎正宗者故魯之三家仲孫之別有子服氏叔孫之別有叔仲氏季孫之別有公鉏氏公父氏矣若士庶之家其先世有為卿大夫者自承其先

世之氏如自第一世以下皆是士庶則旣無百世不遷之祖亦即無百世不易之氏其第三世孫以祖字爲氏至孫復有孫是爲元孫又自以其祖之字爲氏不復因其高祖之字爲氏所謂祖遷乎上宗易乎下而氏亦即隨之以更者其貴爲卿大夫始賜之氏而命爲百世不遷之太祖士庶則不命之爲祖故亦不賜之氏但以名通如春秋之初魯之翬挾柔溺鄭之宛詹之類皆未賜氏經並不著其氏是也劉原父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畧稱人隱桓之時去西周未遠舊制倘存故卿大夫猶有不賜氏者莊閔以下不然矣然未賜氏固不得以氏通而實未嘗無氏隱九年俠

卒穀梁傳云俠者所俠也注云俠名也所其氏疏曰徐邈引尹更始亦云所者俠之氏但未備爵命故畧名耳蓋氏以別宗而類族宗法成於三世三世之適以繼禰傳重而統其同祖之人則自當以其祖之字爲氏用以表識其三族此公羊所以有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宗法必當以繼祖者爲大宗也夫宗法既成於繼禰而孫必氏其祖字則別子生存之日已有適孫即預知其字之可爲氏而必待君賜且必在死後者以命之以氏即是命之爲百世不遷之太祖無生前命爲太祖之事則亦無生前命之以氏之事故羽父爲無駭請謚與族在無駭之卒意請命無駭爲其家百世不遷之太祖也季友叔肸亦同此例蓋友

所生時惟稱公子公弟及其卒時已有孫傳重則命爲太
祖乃賜以氏故經得據而書之爲季友叔肸非生時即已
賜爲季氏叔氏者其卒時尚未有孫則雖祔廟而未命爲
百世不遷之祖亦遂未賜以百世不遷之氏何則身未有
孫則繼禰者但是小宗苟無後即聽其絶故不能預命爲
百世不遷之祖所以無駭之前公子益師卒公子彄卒並
不聞有賜氏之事蓋此二人卒時尚未有適孫傳重也至
襄仲之生稱公子遂卒稱仲遂亦與季友叔肸無異不唯
生時未嘗賜氏爲仲即其子歸父亦只稱公孫宣十八年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於是季文子追治其父殺適立

庶之罪逐之奔齊傳曰遂逐東門氏東門爲襄仲所居可見其初未以仲爲氏至襄二十三年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猶曰盟東門氏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則是襄仲卒時雖已有適孫命爲太祖賜之以氏而僅及其子歸父之身卽被逐出奔故記事者猶沿其生時所居稱爲東門氏而歸父在齊有孫曰羈自以歸父之字子家爲氏稱子家羈定元年叔孫告羈曰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羈以將逃辭蓋歸父竄逐之後已墜其宗子孫不敢復蒙仲遂之字爲氏卽如叔孫之言亦是憫歸父之無後未嘗憫襄仲之無後則成十

五年經書仲嬰齊卒左氏無傳不知其人爲誰嘗別是一族或仲孫之支庶如叔孫之有叔彭生季孫之有季寤之類惟公羊穀梁以此爲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據公羊說謂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故使嬰齊後之是以弟後兄然禮孫以王父字爲氏今嬰齊爲襄仲子而得氏仲則必其禰歸父而祖襄仲故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然如其說魯人果傷歸父之無後則歸父自有子孫在齊何難反而立之乃必舍其所自有之後而以弟繼之固不可解且魯人憫歸父而惡襄仲今所立者猶是襄仲之子卽降而後歸父亦是襄仲之孫而復承其祖字爲氏是魯人非傷歸父

無後乃傷襄仲也更於情事不合況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於臧孫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不聞豹以僑如爲禰爲以紇爲禰而此必以嬰齊禰其兄何耶原公羊之意直因歸父既逐仲遂不見有後此既以仲爲氏而又未聞歸父反魯遂以爲歸父之弟而附會之如此不知當時既明正襄仲殺適立庶之罪逐東門氏則襄仲固不宜有後於魯華督弒君四國受賂而立華氏叔牙謀廢立季友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叔牙飲之立叔孫氏明有罪者不得有後其有後則皆有故故傳特載其事今東門氏既逐果復立之不宜不見於左氏之

傳且使果有立後之事又安知嬰齊非襄仲之孫據穀梁歸父奔齊傳云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注曰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共守宣公殯然則歸父還自晉至檉而奔其時自有子在魯未隨之出後在齊復生子及孫遂別爲子家氏而此仲嬰齊者卽在魯與成公共守殯之子未可知也總之立宗命氏相爲表裏本有常法其生而賜族與夫以弟禰兄父字爲氏皆禮所未有亦當時本無之事自宗法廢而氏族淆後儒復橫生曲解於是經義既晦譜牒徒存學士通人鮮有知其所自出者矣

宗法圖

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據喪服傳釋女子子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齊衰期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是昆弟之爲父後者卽繼禰之小宗經固已俱釋甚明繼禰者一世之適則兩世之適繼祖者卽爲大宗無疑惟因別子當傳百世不可以三世限故不曰繼祖而曰繼別也今爲圖自別子至五世皆設有二子一爲正適一爲支庶但人數多不可以甲乙代之援春秋傳謚以表族之例用謚法之字爲別自六世以至百世皆倣此推之

別

- 文　子別子為繼禰小宗
  - 成　子文為繼禰小宗子別子為繼祖小宗
    - 仁　子成為繼禰小宗子文為繼祖大宗子別子為繼曾祖之宗
      - 章　子仁為繼禰小宗子成為繼祖大宗子文為繼曾祖之宗子別子為繼高祖之宗
      - 明　宗章以祭其禰仁祖成曾祖文高祖別子
    - 孝　宗仁以祭其禰成祖文曾祖別子
      - 和　子孝為繼禰小宗宗章以祭其禰成曾祖文高祖別子
      - 順　宗和以祭其禰孝宗章以祭其祖成曾祖文高祖別子
  - 康　宗成以祭其禰文祖別子
    - 敬　子康為繼禰小宗宗仁以祭其祖文曾祖別子
      - 平　子敬為繼禰小宗子康為繼祖大宗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 定　宗平以祭其禰敬祖康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 恭　宗敬以祭其禰康宗仁以祭其祖文曾祖別子
      - 惠　子恭為繼禰小宗宗平以祭其祖康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 懷　宗惠以祭其禰恭宗平以祭其祖康宗章以祭其曾祖文高祖別子

子

武
不繼禰宗文以祭禰

昭
于武爲繼禰小宗宗成以祭其祖別子

穆
宗昭以祭其禰武宗成以祭其祖別子

忠
于昭爲繼禰小宗于武爲繼祖大宗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貞
宗忠以祭其禰昭祖武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莊
于穆爲繼禰小宗宗忠以祭其祖武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肅
宗莊以祭其禰穆宗忠以祭其祖武宗仁以祭其曾祖別子

憲
于忠爲繼禰小宗于昭爲繼祖大宗于武爲繼曾祖小宗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簡
宗憲以祭其禰忠祖昭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英
于貞爲繼禰小宗宗憲以祭其禰昭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敎
宗英以祭其禰貞宗憲以祭其祖昭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宣
于莊爲繼禰小宗于穆爲繼祖大宗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懿
宗宣以祭其禰莊祖穆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桓
于肅爲繼禰小宗宗宣以祭其禰穆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

襄
宗桓以祭其禰肅宗宣以祭其祖穆宗憲以祭其曾祖武宗章以祭其高祖別子